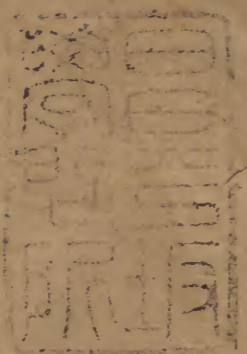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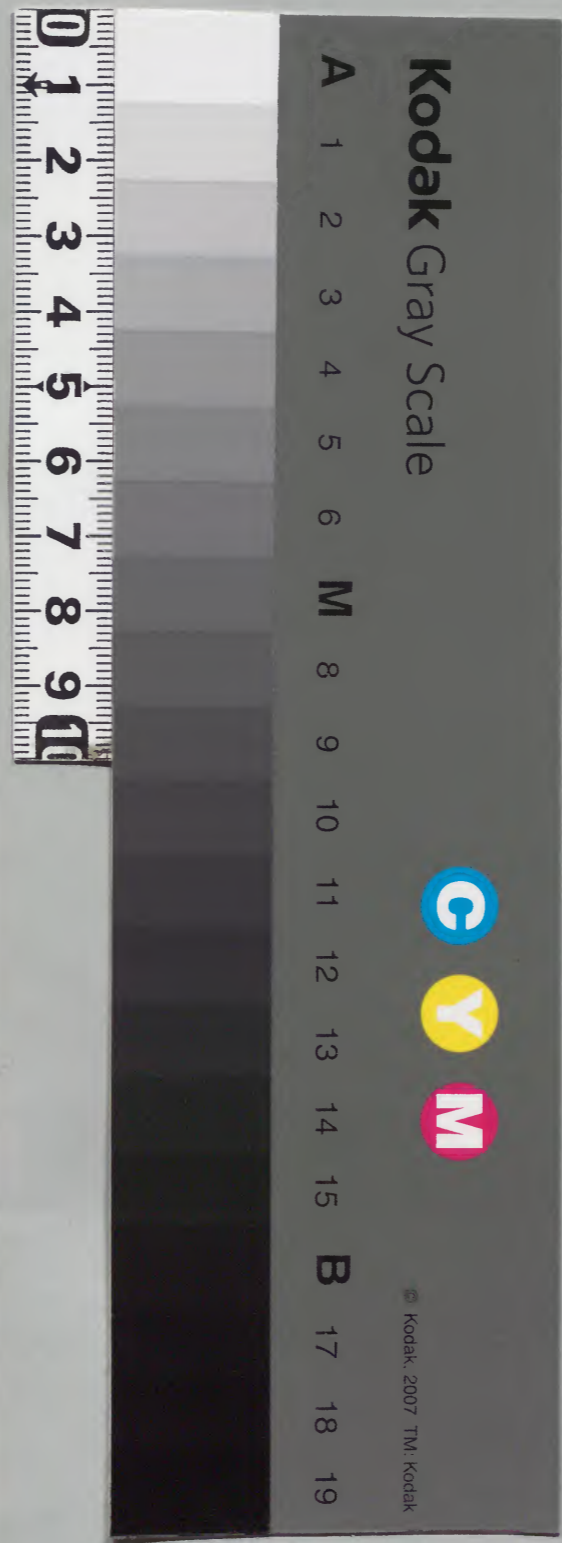
鄭州志

十一之二 終



內閣文庫	九〇七八	漢書
元二函	一七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8
冊數	6 (6)
函號	292 108



鄭州志卷之十一

序

淺草文庫

鄭州條鞭序

明 陳禹謨 州守



鄭州古管叔邑其地西與南岡阜磽确東北多沮
 洳區旱乾水溢歲有之土瘠而驛郵四衝左氏謂
 其民罔有寧居誠然也壬午冬余承乏守是郡始
 蒞任見其事多墜廢乃進諸耆舊根柢弊源咸云
 鄭故敝宇正德以前猶可為嘉靖丙寅歲從例經
 量土田當事者利增地有賞濫以埭沙渚水諸溝

澗不堪者報籍舊官民田纔三千五百頃今益至
萬七百有奇自此賦徭倍加民力匱疲遂不支矣
余聞言頓足曰守令爲民造福苟沽一時之名貽
地方無已之患誠何心哉遂夙夜祇慎爲之爬剔
宿蠹拊摩瘡癩思有以拯濟之未能也邇者言事
之臣謂天下以多事擾民擬條鞭法檄所司舉行
如制分守大叅宋公乃深念民艱者謂鄭事當在
余余惟法貴慎始卽聊且完事後恐難更於是稽
徃牒徧訪詢集衆思論難可否不厭申覆必至當

乃已大約通計合州上中下各則地今折上地五
千三百八十八頃三十八畝五分夏秋稅糧銀二
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一錢六分一釐七毫五絲
七忽三微一纖站銀四千一百六十九兩二錢二
分三毫六絲一忽三微四纖均徭銀力二差銀一
萬四十一兩八錢五分二釐六毫二絲四忽八微
內丁銀除士夫優免外審銀二千五百八十三兩
五錢三分六則門銀三百一十二兩三分地派銀
除士夫優免外該銀六千九百五十兩七錢四分

卷之二
七釐六毫二絲四忽八微子粒地加派銀一百九十五兩五錢四分五釐合州通共該銀三萬六千七百九兩二錢三分四釐七毫三絲四忽四微五織在官執憑總冊明上有定徵徧民家給戶由一張條分應辦數目示下有定輸里甲以排年輪收週則再始公府預定限期隨四時徵收可不事追比之煩田野之民務本節用以足惟供之用更無浮派之擾其爲法也明顯易知吏書無容奸詭其在人也約要易從上下便於承守易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其謂此歎不知者咸相訛訛曰得無擾我及議定兩臺司府各報允則人人稱便民之難與爲始而可與成終如此哉此法行諸弊盡剗告訐省爭訟息不數年人興禮讓當必漸復正德以前之舊懷宋公之德者能不忘區區今日經畫用心之苦則余叨祿是郡爲不徒矣刻成敬書此以紀歲月云

贈陳大夫膺兩院旌獎序

明何洛文 侍郎

余遊宇內名區按九州圖籍未嘗不歎鄭之難也

蓋四通八達纓弁之徒四面鱗集報書前驅有司
治廩整徒應接不暇取道者毋論晝夜雨晴迭至
迭居舍無停軌幸謁客畢馳坐堂中決民訟未及
一二語而驛史馳書奔入則又束帶躍馬去余觀
治郡未嘗不歎鄭之難也大夫以壬午之秋奉除
書守鄭展采宣猷亟於民事失餐廢沐殆無勸容
鄭廣不踰百里南峙泰岡北濱魯河地瘠民罷役
繁歛重且也智詐豪兼而賦益用不均大夫日夜
殫思所爲均賦者請之當塗則壤較戶地磽者視

肥者而減其額磽甚者大減之委曲持籌總百而
鞭之一此鞭一定鄭郡世世無所患苦十年之後
民其殷乎大抵鞭之條便民不便官先是有司欲
行累矣而竟不果蓋難之也大夫獨斷一舉而千
萬禳之計定斯見大夫所爲青天皎日之心哉鄭
屬古管叔之墟其沉湎遺俗至今未改民多使酒
而罹大辟大夫性簡直不畏強禦豪不得請節不
得通無有抱憤囹圄含冤獄戶者蓋奏當之成雖
臯陶聽之無以易此鄭北洪河自勝國賈魯開河

在昔便之歲久湮淤害於粢盛始未嘗不利民澤國而後稍浸淫也大夫曰吾受命子民忍而赤子之魚肉乎載請之當塗決策新河役夫不下四千越三月而告成滔滔四十里昔也橫流今也利藪斯之爲烈豈直一手一足哉嗟乎今之官者以官爲傳和光同塵掘泥揚波累日取貴足矣又誰能以身之不貲爲斯民肩重負哉大夫上不畏公權下不撓私議條鞭則條治河則治不以窳言窒上計不以一勞廢永逸人之所難者大夫之所易斯

不惟見大夫之才而亦見大夫之能用其才也今國家鉅計非運河與內帑哉得茂才如大夫吾知恢恢乎不難矣侍御姜公中丞楊公異大夫才交下檄有司展采勞大夫時共案事郭君田君從事劉君徵余言爲禮幣先余請告家食聞大夫才而慕其休風尚矣則采輯大夫之勞鄭者以志二公所以勞大夫之意焉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主上側席求賢拊髀思士大夫以功上聞徵書且旦夕下矣

鄭州舊志序

清 劉永清 州守

古今來天地常存而壽諸天地者唯忠孝節義人物文章為永山川土物猶有桑滄而所以壽茲忠孝節義人物文章山川土物者紀載為不朽開卷則千百年如一日披圖而萬里可臥遊顧家有乘國有史郡邑則有志志者即史之外傳志不朽也較之金匱石室近而核比之稗官野史與而則政事之所出風俗之所維憑弔者撫懷景行者興起班班可考質有其文洵足尚已自班固志地理而

著述家祖之邑自為載郡自為紀耳剽目涉譌舛挂漏時時有之成化中詔儒臣修一統志號稱全書然而因革取舍離合異同猶有未盡况乎運丁其厄并斷簡殘篇磨滅無遺欲收典故於秦灰續古函於孔壁蓋亦難矣鄭於春秋疲於奔命諸君子獨嫺辭令國以不辱地靈人傑何代無才職方條陳之備採掌故之諏咨寧多缺典而明季消於兵燹缺焉無聞撫今追昔與銅駝並慨昔人購書不惜千金採訪不遺山澤良有以也余承乏茲土愴悼

良久旁午驛騷日不暇給思所以纂而輯之會蒙
撫院徵書適至表章盛統全收圖籍以成

新朝鉅典余奉令滋謹猶懼志以傳信匪以傳疑昔有
盜發霍光氏之墓其奴猶生所言廢立大事與漢
書合倘網羅失實掛一漏二使霍冢之奴復生謂
不如是則訛已乃謀之縉紳衿佩咸能茹古涵今
訂同考異樹下有甕腹中有筭共襄斯舉斯誠事
會之將興而散帙之復合也余爲之總厥成給筆
札供廩餼凡山川之蒼莽人物之班次土風之沿
革草木蟲魚之畜產古蹟文章之爛熳不兩月而
告成得以藉手報

命燦若列眉確如印沙庶亦文獻之資糧不朽之紀
載也後之閱是編者毋以集舊聞點鬼簿視之稽
戶口則知阨塞之多寡而撫字心勞覩疆域則知
隱要之凌夷而保障思切邇流風則辨忠貞而揚
清激濁讀詞碣則景先哲而流連嘆興厝幅員於
磐石奠遺黎於衽席返末俗於淳古垂諸空文見
諸實事斯志也文章經濟未必無小補云

鄭州舊志序

清王可授 郡人

州志者何因乎州之蹟而有志也州之蹟相因而
 有志者何則以山川險易合於職方有其形焉封
 域廣輪疆以王索有其數焉城郭向背中乎圭表
 有其勢焉惟按圖披籍則全勝可覽故志之不容
 不修也至於人物有古今戶口有登耗田里有饒
 確賦徭有繁簡而學士稽考恒於斯民俗利弊恒
 於斯守刺鑒戒亦恒於斯故志之尤不容不修也
 我州之有志不自明季昉也而博綜則備於明季

凡圖之表之傳之記之固州之諸先達力也而先
 大父亦與叅異同焉自代經變遷而寇噬兵燹者
 我州為劇即都人士僅有子遺而數帙殘編安能
 與橫鋒炬焰爭存亡也嗚呼以言州之掌故則歷
 世實錄逸矣以言家之傳守則先人手澤湮矣感
 慨淪亡可勝道哉雖

皇清景運聿新而我州凋敝未起蓋以管城者由來四
 衝極疲地也兼值寇噬兵燹之後墉隍頽圯而薦
 紳僦於湫隘黷序摧殘而衿佩莫於繩樞荆藜覆

野則蕪田失耕杼柚懸室則鴻集莫定嗟嗟山河
未改而景事頓殊灰燼方冷而舊簡靡遺今之時
既異於昔之時今之志安續乎昔之志欲創舉而
修之蓋其難也幸三韓 劉老父母留心故典敦
禮耆英特爲創修則博覽閎議有紳士先生在焉
卽彙觀並聽亦訪諸父老野叟其人且幽隱君子
家乘稗史俱可採錄不佞授識未半豹測僅一蠶
亦安敢妄叅異同而謂踵先大父烈耶昔龍門扶
風之作紀傳書志也皆以子承父集成其編愚唯

才不逮子長學難擬孟堅而於州志纂輯謬爲序
言亦以孫念祖附於繩武之義云爾至若州之盛
而衰衰而盛志之修而廢廢而修豈非天哉豈非
天哉

鄭州舊志序

清 張 樞 郡人

歲戊戌郡守 劉公於政事之暇延予社友九人
謂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國曰史郡縣曰志
志者史之翼也今奉 憲檄諄諄博求遺編諸郡
縣各彙一書以獻我鄭獨亡是亦缺典也哉况鄭

古文獻國也春秋時國僑諸君子獨以辭命重於諸侯而草創而討論而修飾而潤色至今膾炙人口諸生固嫻於掌故者其各抒所長以爲史冊光余曰事以時異志以世殊今日而議志將志其常乎抑志其變乎志常易志變難難易之數總受衡於秉筆者之一心曷易乎爾鄭自兵燹後雖圖史其闕老成彫謝而按天文則星野如故核地理則疆域如故城池如故山川如故他如沿革儀制人物風俗祥異古蹟以及忠孝節烈雖或同或異或

增或減而理則亘古不易凡此者皆變而不失其常者也故曰易也曷難乎爾一曰戶口明季生齒繁衍漸至三萬有奇自流土交訌半耗於兵刃半耗於饑饉筑筑子遺望玉版者僅以數千計一曰地畝鄭之沃壤止坎方寸土而岡阜塋沙環列三面兼之旱潦不時幾同石田一曰賦役以三十三里沙灘不毛土地應春夏秋冬四時租稅賣絲賣穀剝肉莫醫且東通省會西達秦晉南極川廣北抵神京冠蓋之輻輳兵馬之絡繹日僕僕於郊勞

委積供億之不暇而最棘手者又無如河患一事
 黃河南侵賈魯北溢議疏議塞民之奔命者岌岌
 乎幾無窮晷諸如此類又皆常不保其常而變益
 滋其變者也長沙再起應上痛哭者三監門邈矣
 誰其繪圖以進我輩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手不忍
 書卽書之亦烏能罄其萬一也故曰難也公曰吾
 語女昔蕭何入關先收秦相府圖籍而藏之因知
 天下利病以爲之所今撫臺刻期求志安知非
 欲洞悉我鄭之疾苦而代爲請命大爲優恤也耶

諸生其直書勿諱遂委幣於予屬以總裁予謝不
 敏弗許而志於是乎成

鄭州舊志序

清張抱郡人

鄭文獻故國也不幸罹兵燹遂弗守厥典

皇清御宇之十有五祀撫臺賈公祖始徵其志志亡
 無以共命郡太守三韓劉公謀於鄭之紳士曰
 志重典也繫鄭獨無鄭姬公過化之地不乏良史
 才書成自今誰其辭之紳士僉謝不敏曰製千金
 裘必資狐腋鑄步光劍必綴驪珠今故籍燼矣又

不憚遺一老欲從事子虛以昭茲來許也將何以
 能公曰嘻有是哉膠柱實甚典籍雖闕鄭之山川
 陂澤固在也老成雖殄鄭之風氣習尚固在也其
 他人文物產以及閩中之貞烈方外之恢奇亦何
 難謀諸野而獲惟高明實圖之誰廣於識交為我
 分採訪之勞誰敏於撰述為我任草創之責誰秉
 心易直為我據是非之衡誰賦性果毅為我總裁
 決之司於是得制科一人博士弟子員八人居於
 中天書院列欵分校各奏其能不兩月間舉所見

所聞所傳聞彙為一編而郡志告成猗歟休哉制
 極而後文獻一新微諸君之力學好古不能報
 撫臺之命微 太守之知人善任不能盡諸君之長
 微 撫臺之嘉意地方不能成 太守揚休明遵
 功令之舉 抱也才慚班左未敢飾固陋以濫等於
 斯役謹序其始末以紀不朽之盛事云

鄭州舊志序

清 羅文博 郡人

稽古王者統一寰宇必博攷天下之山川土田人
 文風俗輯為一統之志志之修明洵一代大典所

由昭也

今天下文軌大同郡縣皆宜有志以表揚盛治余鄭古
號博物名區纂修代有實錄兵燹之後文獻無徵
而州志竟爲缺典三韓不渭漣劉公以文學大儒
來守是邦每與郡之紳士公事相遇輒議修舉會
巡撫部院賈公祖欲彙修河南通志昌明

國朝之文獻下令各郡邑徵志劉公乃開局於州治
之中天書院授余同社九人共襄乃事夫郡之有
志猶國之有史以傳信也以昭直也余九人慎

任遠叅經史羣書所記近質諸父老傳聞更訂以
前代遺碑斷碣非確有據者不敢妄載經月餘始
克成編復請教於劉公公芟煩增簡悉加潤色
而州志遂成大觀矣抑余竊有說焉志之作非徒
以其文也如徒以文卽如古風雲月露之辭點綴
足觀何益於國家之治凡觀史者當求諸文以外
也志與圖一郡之形勝以列志建置一郡之政體
以備志職官而知播慈良之譽者何官之守也志
宦績而知著勤勞之業者何代之哲也志田賦則

知急公家之稅者幾何里志戶口則知載王朝之
 版者幾何人志歲時景物則知習尚淳美可採而
 陳者幾何事至若節義志則人知奮起祥異志則
 人知修省彰往詔來移風善俗志之所裨益不淺
 也余也才非遷固深愧纂述無能幸州志之告成
 是用僭言於末簡云

鄭州舊志序

清 孟學孔 郡人

蓋人之自足乎咨嗟感動興起者發乎天良此人
 心之志也人之咨嗟感動興起必有所藉此天良
 之志有待於記載之志也記載若弗存天良亦幾
 乎息每見驕悍之子鄉人譙之不收朋友爭之不
 顧父兄誠之猶弗動也與之讀記載之志未有不
 赧赧退悔於厥心此天良為之乎記載為之乎而
 後知記載之志其愾然於天良何如也鄭自宣王
 封其弟於咸林歷桓武有功王室寄帑鄆號因有
 其地而國焉載事為史取義為經自隱公元年已
 入春秋秦罷侯置守而郡之記載不名史不名經
 而名志亦云不敢上僭而已考義於此則鄭之有

志蓋有古惇史之風焉其始未嘗不詳備而後稍
焚失放逸也嗟嗟予嘗求古孝子仁人而不得而
記載之志又湮滅而不可勝道蓋非徒記載之憂
亦天良之憂也遇 撫臺賈公祖爲不朽事業檄
文四布纂修舊志刻期而徵成書春秋復古則大
之其在斯乎郡侯 劉父母感心合道以爲可與
以有成也顧不自以爲文敦請羅公以及數士子
以授事焉羅公數士子謝不敏曰考古所以自鏡
也修辭所以立誠也夫此記載之志皆寫照乎昔

之媯睦孝友有學行者非獨能言之士之所爲而
鬼神質臨之所爲也何以克任請之固遂卽事於
是購求乎斷簡殘篇詳詢乎故老野叟或擊節乎
志節之烈或嘆傷乎貞俠之士或仰觀於星分之
野或寄暢乎山水之圖閱夏徂秋成文數帙昔賢
凜凜乎鬚眉形勝燦燦乎畫圖其足咨嗟感動興
起天良者不沒於今日而記載之事之尙可爲也
異日揮人之誦司市之徵頒諸記室之內達諸方
州之間又以是志爲前茅余不能爲古文辭誠有

愧於諸先正顧所以得廁其間而不辭為之序者亦猶執鞭之意云爾

重修鄭州誌序

清

何錫爵

州守

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官國有史郡邑有誌史也者垂法戒於萬世所以助天與君之權之所不及也誌則分條而比類備內史之所採擇而靡遺者也史為誌之綱誌為史之目則誌與史顧不並重哉所重之義何居天地恃以常存古今賴以不墜者惟茲綱常名義與之相維而綱常名義

歷久而不敝惟我賢士大夫秉筆而直書毫無忌諱如紀祥瑞昭福祉也書災異示天戒也即夫子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之義也然祥異并書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特書而弗忠弗孝弗義弗節者不書則又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立言忠厚之旨亦大可見矣此其誌之大者也至於戶口之多寡長吏者可以知撫字矣疆宇之峻要守國者可以知設險矣溯流風而景先哲觀土產而恤物力錢穀幾何識小民稼穡之艱刑名幾何

遵肺石憊愚之赦一一詳列而著之一一詳列其所以然而借賢士大夫之口而作爲文詞以并著之使司牧者開卷瞭然一郡之事宜一事之興廢一時之因革損益罔弗洞徹於中而矜才負氣無所獲施折矩準規有所取法則誌顧不重哉誌之有裨於民牧有裨於信史者豈淺鮮也哉余自滇南量移茲土夙夜冰兢猶慮隕越間與此邦之賢士大夫遊山川景物風土民情亦略悉其大槩而誌爲郡之大焉者也烏可以不講適大中丞閣公

因修省誌通檄各郡邑舊誌或補修或續修務期刻期而竣余捧檄私心輒喜曰此余之志也夫此余之志也夫爰請郡之博物君子洽聞淹雅之士賓之館舍資以筆楮各抒其所見所聞補其舊而續其新監修者則郡之廣文秉直不阿絕無粉飾浮靡之習雖一郡之誌而直可與一代之信史並傳矣斯役也經始於康熙壬申之秋七月告成於癸酉之春三月使舊誌三十餘年之殘缺一旦補續於今日中丞之功也諸君子之力也余之幸也

莫州志 卷之二 藝文志 二
斯郡之光也山川社稷之靈也爰直書所欲言而
爲之叙

續修鄭州志序

清徐日杜州學正

予少時先君子課以詩書旁及史漢知春秋會盟
戰伐與漢楚攻守之跡多在滎陽成臯間以在子
舍雖程途不過四百餘里不獲訪其遺踪爲可憾
也辛酉季秋謁敬一譚先生於孟津經鄭州至京
索見兩岸對峙高可十數仞中流二渠清而且駛
低徊久之至於淒神寒骨意漢楚戰場其在此乎

適譚先生自孟津來會城予隨之東歸不及盡覽
其勝庚午仲春予以

簡命來爲鄭州學博私竊自喜以爲庶幾可償夙願焉
至則謁子產祠灑酒於黑王相公墓下爲文而弔
之復假道滎陽拜紀信周苛之廟而返獨是廣文
雖屬冷署亦尙有載酒問奇者不獲恣意所之陟
梅泰之巔溯汴京之源朋盍簪於鳳臺偕童冠於
溫泉所願猶未爲盡償也適閻大中丞檄州縣修
志州守廣寧何公敦聘碩儒以成盛舉館之僧舍

廩給之間謂予曰民牧繁劇君其爲我輸厥勞因是檢閱舊誌所載別冗糞黜浮僞遠者不敢遺近者不敢濫可載者詳宜省者畧斟酌損益以成是編復請正於闔郡紳士參訂其繁簡疑誤乃繕寫以呈中丞曰可遂授劄劄越五月而工竣是役也諸君子之功居多也而予以謏陋濫廁其中得以觀其紀載山川之險要田畝之荒墾人物之盛衰古蹟之興廢一郡全槩亦可默識其大凡矣獨是地瘠民貧老稚久疲於供億秀良未洽於德讓雖

已悉其山川風土而淳古未臻司牧與秉教者均有責焉耳今州守蒞任來政簡刑清勸農捐賑行見家給人足衢歌巷謠矣而頌蘓湖之條約使士子之肄業於庠序者皆爲有體有用之學子愧未能也將何以無忝厥職哉猶幸斯志之成也前輩之典型未遠披覽遺徽得以感奮而私淑洵足爲化民成俗之一助而將來之來牧是邦者編覽是編洞然於盛衰興廢之故亦可以知所措置矣

哭父詩序

羅百敬 郡人

先考一病而終數月來心膽全摧世情頓喪非復
 有活人狀逾百日神魂始為之畧定深維歿後愴
 况若迷還憶生時恨痛欲死信其哀慕所至間發
 而為詩如是者閱月既而彙觀之有多半繫考生
 平者因復不敢自秘迺假劄以傳即名曰羅百
 敬哭父詩且為小言以序之序曰嗚呼哀哉先考
 逝矣今日何日蒼蒼者天杲杲者日鱗鱗者雲氣
 希希者籟響份份者萬物之動變而錯綜蓋庚申

年之五月三日也憶考昨歲此時染病未久方且
 步履焦如戒倉箱飭課誦避暑南園命僅分花灌
 竹相睽一載而景物宛然考其安逝耶夫人當傷
 苦驚魄時每冀或為夢以僥倖其不真今茲情事
 其猶在夢中耶是即夢已大不可而况敬于此日
 明明據案搖筆發墨拂紙為詩為文以哭考考之
 逝其斷斷真而無疑矣嗚呼考竟如是而已也耶
 夫吾嘗觀於天地之大也日月星辰山嶽河海鳥
 獸草木昆蟲固無物之不可舉而無日之不流行

也乃精心諦視而於其中則莫不各有自然之數而于數之中則莫不各有自然之理洵亘古而不易者也而于其中則有人夫人之生于天地也智愚賢否殊其倫尊卑貴賤異其分親疎厚薄別其等窮通富貴迥其遭悲歡離合哀樂喜怒岐其遇而紛其情斯亦極參差之致矣乃精心諦視而于其中則亦各有數焉有理焉福善禍淫損滿益謙其大較也是故君子之學惟盡乎人人道窮而可聽之於其數數卽窮而猶可斷之於其理嗚呼吾

甚不解夫理與數之有可知而忽有不可知如可憑而終不可憑也傳言天道遠中庸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夫以考之爲人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忠于國恭以持己廉以予物長厚以待人而少而壯而老瑰行芳躅勁節高風以及才猷志氣威儀文辭無一不當壽于千古而顧以中年之身一臥不救理耶數耶乃至此極耶或曰數有常變理有顯微惟其常也顯也故捷于影響惟其變且微也故有時乘除不測神其功用

於無方夫數信有常變矣而考乃遶當其變耶理
信有顯微矣乃以考正直飽嘗艱辛終其身不獲
休貞之報一棺長閉萬事都空又不知所謂微者
將焉用之此不孝敬所由仰天椎心淚血交迸又
豈止尋常天性創鉅痛甚之云哉或曰哀而哭禮
也哭而詩禮乎曰非禮也情也然而禮也彼夫詩
之爲物以言志也心之所之而言出焉言之所發
而聲成焉所謂不得其平則鳴是也林以風戛而
怒喟泉以石礙而激愴無情且然而何疑於人太

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發憤之所爲作也斯人皆
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云是以君公採之播之
以存風俗彰政教聖賢輯之傳之以維人心世道
於不絕離騷而降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今
日此道沿流而未艾凡以有是人則有是情有是
情則有是詩初何異之有然猶泛也夫人情當不
得已之極致也呼之於天而天不應叩之於地而
地不應鳴之於人而人又不應於是將真真忽忽
寘此情於無何有之鄉而又終不可得是真莫可

如何者矣而後乃今澌然粹然托諸音響以瀉其胸臆苑結之不平而後乃今得情通匪然憤懣所疑小則存乎疾疢大則因乎性命近則一人一家之乖其和遠則釀為妖祲以災乎宇宙故曰情之至者理之至又曰緣情制禮禮也者所謂節其過跂其不及閑其蕩踰非欲遏之障之俾不得宣也故曰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况乎父子之間生死之際昊天罔極此情何如嗚呼此不孝敬詩之所以作也敬之作詩敬情當不得已之極致也

獨是古人率其情之所至而自然成詩今人加意為詩逞逞不逮其情不孝以淺蒙踈陋亦情所欲言言之已耳敢自云詩乎哉然則何傳乎爾曰關於考行則傳乎爾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孔子亦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甚重此生而身後之名猶欲其常留於天地是故賢士大夫之沒也必為貌其本原詳其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以為狀為述以干當代名公大人以為誌銘阡表神道諸碑之不一凡以傳勿朽也夫以考之功

在當世德追古人名可垂諸永久而不媿而一朝
身去卽付之寒烟衰草民滅隨風不孝兄弟俱滋
罪焉是故上天下地北海南山苟有一術可致考
於無朽者不靳頂踵何論工拙夫且隨兩兄網羅
採摭以狀述於世猶虞闡揚之弗愜量焉而哀韻
所發造係生平又安能秘之而不宣也哉或曰行
有狀述禮也公也哭之詩情也私也先私情而後
公禮無乃不可乎曰是固聖賢禮後之義云爾夫
惟其爲禮也可以從容詳慎而修之惟其爲情也

故不禁開喉探吭沛然以出之均屬表揚而又何
公私之云况卽以公私而論不孝敬尤有大不得
已於其間者哉數年來考官外兩兄相繼家務敬
不才遠從膝下而晉而齊而長安車馬天涯甘苦
形影不離考之愛敬也更切敬之於考也知之倍
悉迨將告終復以後事屬不孝敬則是其責之也
又較重其遺憂也又獨深嗚呼誰非人子忍無一
言且卽先狀述而有詩不更相得而益彰也耶以
故其中凡有關考行者亟傳之以志不忘也其中

亦有不盡關考行者傳之益以洩其痛思於不容已也寔亦敬私也今而後有矜不孝之意者目不孝之詩察不孝之情則不孝感且不朽且識不孝之情卽寓於不孝之詩因並得先考爲人之孝於親友於兄弟忠於國恭以持已廉以予物長厚以待人而少而壯而老瑰行芳躅勁節高風以及才猷志氣威儀文辭之不一則不孝感益不朽嗚呼考之死而不復生者厄於理數之不可憑死而凜凜猶生者見於功德之不可掩不孝不能於在生之日保其壽於不死而僅於已死之後哭其行於在生悲夫若乃就行而論考豈遂盡於是哉一生大畧冊不勝書不孝以管窺蠡測又出於塵沕膠擾之餘繁亂哀音良多註漏哲士仁人知必能因著以燭微窮端而竟委儻必於詩中見其全文卽千百首詎濫量哉然則又奚取乎五十有六嗚呼吾蓋痛考數之盡於此而不覺詩之數亦盡於此也猶絕筆也

余讀是序滿紙淚痕一字一嗚咽真是血性至

文詩亦矯健絕倫惜數多不能盡錄也舊志列
之文學而不及此因為拈出

其蓋欲言效之盡然而不覺情之動亦盡然也
千百首皆詩是詩然則又矣耶乎正十首六首
亦以微道其辭而竟委棄必於其中具其全支
則之為樂其音更矣其意謂士山人賦必盡以
大其世不盡書不考則皆廢盡則又出於烈也
亦其然夫言其其言何備其意豈盡其其言
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雜著

題請豁糧修河感恩碑

毛汝詵 郡人進士

天生聖人以爲民也聖人軫念萬民寄之岳牧岳
牧得人則下情畢達洪恩普被民困以紓民患以
去其利溥其澤遠矣鄭濱大河不時侵溢兼有賈
魯樂鄭諸河助之爲害而賈魯更烈故近水一帶
數十里非斥鹵則淤沙非瀦水則洪流或種不入
地或播種弗苗或苗不秀秀不實或枵腹拮据衣
食無措或逋賦徵比呼籲無門近或數歲數十歲

遠則不計年矣

今上聖作物觀百姓引領望恩

天子果洞悉民隱諭我巡撫富公周詢疾苦公上體

皇心下憐蔀屋窮黎命我開封府司馬黃公履鄭踏勘

黃公來鄭自州北而東而南悉勘以上無隱公

復詢我鄭牧陳公陳公又爲備陳厥苦公乃嘆

曰億矣斯民不播不獲其何以堪且追且呼其

何以支於是力陳於朝豁除謙地三百九十

頃八十七畝八分四厘沙地六十六頃八十三

畝九分七厘凡除銀三千六百八十兩五錢三

分零且將雍正十三年舊欠悉行豁免數年之

拖累以去民始有更生之慶公又會同總督河

務白公合疏奏請發河庫銀若干修賈魯河道

自我鄭田家河迤東經張家橋至灰池口接中

牟界濬河築隄上下三十餘里數十村沮洳以

出汎溢以免僉曰繼自今田始我民之田也廬

始我民之廬也我民始得作訛成易以有其生

仰事俯畜以有其家也大哉

皇仁浩矣蕩矣厚哉公澤周矣浹矣我民無以鳴報也
衆口嵩呼北向稽首蘄我州牧陳公上請於公

代陳輿情仰達

天子復東向叩公勒石以誌

祭大王廟文

張鉞 州守

維神毓秀兩閭靈昭永奕鞏固黃輿澄清底績乃者洪
流倏然奔溢及鄭之疆隄防齧蝕勢若建瓴飛濤
山立田廬既渚民且魚驚埽築是興畚鍤維亟扳
條落藉絢緼土寔集彼丁夫指千萬百宿雨餐風

沙蹲草籍暑繼以寒頰汗皸痂旦暮以之有作無
息嗟民之窮仰神之赫降罰有來吏寔不德敢與
神要哀此蒼赤人力所施功成期月浪靜波恬一
勞而逸神霽其威民涵其澤或有灾疢吏敢逃責
齋沐告虔牲醴用潔神其鑒之焄蒿盼蠻

按乾隆三年九月河衝黃崗廟地方損舊隄之半
戩修築埽至明年六月工猶未成夫之集于河
干者數千勞苦備至余具述其狀祭而默禱于
神是夏埽工果成河歸故道迄今已越六載神

之庇不亦大哉

制藝說

李洛 州學正

制科之業始自前朝三百年中風氣屢變大抵文
 本於六經先儒者純粹典雅如商彝周鼎其精采
 不可磨滅從子史百家出者傲岸豪邁如龍躍虎
 嘯其奇變不可端倪隆萬以前文恪荆川諸先正
 融貫經史元氣渾淪煌煌盛世典型稱為有明宗
 匠信不誣也嘉靖末季歸太僕為文字中興能於
 儒先之理暢然言之精寔醇朴不事纖巧真文之

雄者嗣後穿捕埋伏之法生尖巧峭拔刻削已甚
 雖開後人無限法門而渾厚之氣漸且衰薄矣啟
 貞諸公才氣橫肆率多怪異弘敞不狗町畛獨方
 城嘉魚推一時巨手其理法無一不自古文中來
 特故為高巍其貌精研其詞幽渺其思此唐詩中
 燕許手筆也柳子云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其
 兩公之謂乎肆力於文者惟於前賢所作咀咏玩
 味久之得其神髓下筆自有一段真精神咄咄逼
 人腐格鍊之而新板格鍊之而活俗格鍊之而雅

不論清奇濃淡大要一闕一闕盡之矣古人得此
 訣者惟史遷為最神而唐宋八家文亦不離乎是
 以為變化也故取裁於經史規倣乎大家而融之
 以自然之法得心應手卓然獨成一家昔人所謂
 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其庶幾夫昌黎大稱意則
 大怪之小稱意則小怪之此憤世嫉俗之論近令
 村學究每借此以誤人謂前人風味非時所好或
 父兄教子弟求速過甚剽竊揣摩謂之捷徑言理
 則捉影捕風論法則守株膠柱以至浮華軟靡一

望皆黃茅白葦母論不能樹幟場中其敗壞文教
 汨沒子弟性靈為害匪淺王半山悔秀才變為學
 究想亦見及於此與請以是質之諸子

為忠烈銀臺魏公乞言小引

張伯行 儀封

竊唯植萬古綱常每嘆前賢可仰居一朝人物詎
 令後世無傳不有闡揚曷伸忠烈東里明季有
 銀臺司魏公諱尚賢字明賓秉扶輿正氣為嵩少
 耆英至性過人才不侈風雲月露真儒命世學惟
 崇濂洛關閩名著和羨但願有功於民社望隆補

襄陽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三
袞總期無玷乎朝班以庚子五魁殿丙辰二甲初
授五花判事多所平反繼封疏草陳言絕無避忌
緣此出守股肱郡散加派於花村自茲入叅喉舌
司劾逆璫於禦禁意旣未申于熹廟非可折腰情
雖見諒于懷宗猶多掣肘遂謀老去卽賦歸來當
時彩鳳頻脚儘堪擬山中宰相此際青氈自擁却
只如河畔逍遙方延布衣昆弟之交爲整家塾課
程之計不意流寇至於聊城十年禦寇是圖身率
社兵而簡鐵騎終夜守城相保首倡義舉以修金

湯亦云衆志皆齊可使一隅不恐無那天心莫問
人力難持乃於崇貞十五年臯月初四日寇亦深
矣城隨陷焉公在東門誓無北面願爲厲鬼殺賊
不以大臣屈身慷慨舍生從容就死一片精誠血
性不負三百年養士之恩滿腔節義文章足酬數
十載讀書之志獨是氣壯山河能報主於當官或
易若夫肝如鐵石不忘君於致仕良難此匪直與
顏常山同垂竹帛而真堪借文若水並照汗青者
矣凡居桑梓之間業皆知其取義卽在聽聞之下

誰不服其成仁輿論陳其情留名郡乘有司上其事從祀賢宮迄今入里改容聞風起敬見碑墮淚過墓式軫寧只孝子仁人之心動忠臣義士之感哉所慮者貧聲已曾傳於人口芳躅尚待續於史編此中大人原非事過遂泯吾道渾生色亦恐歲久易湮非得風騷莫備輶軒之採必須月旦庶存國士之遺茲者五世元孫繼志傳經方欲稍輸涓埃不忘百年鼻祖捐軀殉國更思亟盡顯揚見歐公猶以爲未見大尉歌薤露且除望載歌陽春

行等有意添花無能視草家鷄易厭敢言字挾風霜遼豕何奇安得思如陶謝稔悉蘭亭未購終有歎於縹緗萬惟芝檢移來乃生輝於梨棗况菟林旣任斯文之責豈銀管莫發潛德之光恭惟海內名流天中哲匠健筆凌鸚鵡無勞數陸海潘江雄文鑿翠珉遮莫誇班香宋艷固所稱起衰風而追大雅肉白骨而榮枯枝者也爰假先容代陳下悃倘原景仰於緘魚之外辱惠染濡於倚馬之間則千丈丹崖借鸞鳳之音而不朽萬尋青壁得江山

之助而益彰行見顯忠遂良不唯一門奉為俎豆
矜者砥世勵俗且使四表知有典型矣俯罄寅私
仰祈丙鑒

課士小引

李

洛

州學正

鷓鴣鳥初鳴日照文光煥采杏苞將坼風來墨沼生
香覽金水之滌涸珠明玉耀瞻梅峯之聳翠鳳舞
鸞翔文星與奎璧聯輝東里自來名勝人傑偕地
靈並茂管城富有才華雪映寒窻知三冬文史已
足雨餘春晝看七襄錦繡成成僕也久繫一羶頻

開三徑樓頭吐鳳盈箱芍藥之花案上驚鴻滿篋
蒲萄之錦臨塲角勝推老將于幽燕奪幟爭先羨
少年於河朔茲值好文太守冰鑑高懸預期揆藻
時英辭鋒畢露幼安之席縱忍割於華歆中郎之
書願遂傾之王粲非曰昌黎前導能傳賈島之名
或者皇甫序言聊長左思之價矜望郊邑名流山
林俊彥才高倚馬瀾翻陸海潘江技擅雕龍繡錯
庾新鮑逸繪烟雲于楮上倘恍迷離敲金玉于行
間縱橫璀璨脫穎而出棘闈待掃三軍磨礪以須

芸案先穿七札將見鸞坡視草風飄落紙以如飛
 豈僅鴈塔書名人羨登仙而獨步僕官閒似客難
 拋花畔詩筒署靜同山竊喜士林芳社無雙事業
 端在丹黃第一功名莫如鉛槧老朽目中無翳敢
 操月旦以從諸君腕底有神幸挾風雲而至鶯鳴
 有待鵠立以遲

唐丞相晉國公裴度墓表辭

明張可觀 州守

裴晉公度聞喜人也而葬於鄭史之書石之志塚
 墓之隣率相沿而信之初余來守茲土亦疑信參

焉信者簡牒傳述必不重誤我也疑者兩地不相
 及葬此土也何故史石安必不傳訛而墓隣豈其
 雲仍耶不憚弱筆戒使用造晉公之里往訊其後
 人會司寇葉公諱士敦者家世聞喜適乘傳至余
 迎謁懽甚遂首詢晉公之亂意無人焉若猶有人
 豈晉公猶有鬼神春秋之不修而任其餒也葉公
 曰裴氏之後昌裴與僕固辱在姻婭之交也語及
 裴公之墓虞其鄉復有墓則此墓者誣也葉公曰
 裴氏數代祖墓無所闕遺獨少一晉公其譜牒所

留咸謂晉公愛彼牛眠麟臥於溱洧之間先年其子若孫禋祀不殄今不可望於四代之後矣然其孫猶能念爾祖以徵其說余故詰之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蓋往歸焉葉公曰歸者爲旅葬設也晉公實卜此佳城必歡迎而歸是拂治命而怒先大夫於九京也仁人之後必不其然余始徹其顛末而告之曰溱洧伊何吾鄭也牛眠伊何吾鄭之林錦店也碑碣在翁仲在第不得其營葬之故裁楮候發欲過貴邑而問焉敢質執事葉公曰予言不女欺也頃蓋聞先達之塚備後裔之傳卽涉不興敝邑亦復如是不予信而恣辯駁之奇當冥漠之官魍魎之吏又當有還魂之術起晉公於重泉就質於幽宮毋乃毛穎告勞紙價騰貴乎休矣勿勤於遠余敬受命緣是導司寇公漬酒墓下又見其枌櫨受誅山麓不完典者失職靈也用悸自是於受誅者植之不完者葺之失職者振之用悸者妥之余不更疑矣

明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神道碑銘

國朝稽古為治用人之法惟舊是圖列聖相承率

大學士

由茲道於是耆德宿望之臣敷歷中外荐躋顯要
以至持衡秉鈞先後數十年榮名始終者往往有
其人焉何其盛也宣德二年夏四月朔日都察院
右都御史王公以病卒明日上賜之棺且命禮部
遣官祭之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為治塋越月
其孤瑾奉監察御史羅汝敬所述公之行狀詣予
泣拜請曰先公既沒將祔葬鄭之城西南老塋之

次然無文刻於墓石恐遺德弗傳敢請一言以示
於後庶幾永有賴焉予與公同官於朝交久且厚
誼弗可辭按狀公諱彰字文照其先世家太原代
有顯人後散居四方皆為巨族公之高祖諱資元
至元中以明經為河南鹿邑縣學官因家焉曾祖
良祖賜父汝能皆樂善好義居鄉有聞母郭氏元
季汝能挈家避兵汾晉之間海內既平將歸其鄉
過鄭樂其風土遂占籍焉公生元至正丙午年九
月十八日幼穎悟好學稍長有司選為州學生益

自刻苦學日以進洪武丁卯領河南鄉薦明年會
試禮部弗利補太學生嘗使山東平糴以實軍儲
司列納賄縱逋欠者公毅然責之弗聽比還其入
果得罪公遂廉幹聞明年授吏科源士尋改吏科
給事中典封駁之任夙夜在公出納惟允歷左右
給事中益慎益虔聲譽尤著遂進都給事中未幾
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時有豪橫往往構訟根株
連結至數年弗能斷決有司率爲所誣害公曰法
實平恕然亦豈宜寬縱以長惡哉於是正之以法

而爲所誣者皆得釋人咸悅服旣而超拜山西布
政司左叅政居藩七年吏弗忍欺民懷其德永樂
初召拜禮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四方萬國重
九譯以朝覲賓貢者肩背相望於京師賞賚燕享
無虛日公與尙書鄭公賜同德協恭奉職惟謹明
年以父喪去官哀毀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
嘗祀華嶽過陝西之新安聞民鬻男女償逋租旣
還奏之詔蠲其租且官給楮幣以贖所鬻男女人
皆德之永樂壬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論事嚴

毅持法公正人不敢干以私嘗以母夫人年高欲歸省事而難於請迨蒙恩命按河南許其過家且賜母夫人官服仍給白金楮幣以歸爲壽時人莫不忻羨及庚子陞右都御史秩資善大夫仍按河南待諸鄉舊一如平生至於公法雖親不貸時諸郡連年水患民多流亡有司復加重歛民益以困公悉奏之於是詔停不急之征十餘事凡官吏以貪暴罷免者九百餘人招流民復業者幾五萬家發官廩以賑之賴全活者甚衆先是強賊張大聚

亡命嗟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女僧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爲妖言撼衆好人李仁美以左道惑人公悉捕斬之平生嫉惡甚然獄有所疑必反復訊鞫然後決有鄭旺者罪當大辟公閱其辭疑焉命御史爲之辨果得不死公性至孝以父早亡事母夫人尤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食歲時薦先嘗哀悲不樂所得俸祿必分與族人及濟貧乏嚴家法訓飭子弟有違禮度者必痛責之乃已洪熙改元進資政大夫得推恩封

贈其祖考皆如公官母封太夫人人咸以爲榮公
卒之日士論惜之配郝氏有賢行封夫人子二人
長卽瑾瑜先卒女四人長適太原衛指揮孔勝次
適楊祥三適李遠幼許嫁鄒敏公爲人簡靜累朝
廉介自持恪謹夙夜垂四十年毅然有古大臣之
風若公者庶幾無愧其職也歟爲序次其平生行
能之槩而系之以銘銘曰王出太原世有文人繼
遷鹿邑閎閎嶙峋迨於高曾家聲益振元季兵興
避地汾晉幸際聖明桑梓是思爰樂鄭鄉占籍於

茲公承厥綏早悟而通發迹場屋游歌辟雍列職
內庭實典封駁優游禁近荐膺顯擢旣遷秋官持
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實寧公來自藩乃貳宗伯
繼贊司徒厥聲籍籍秉憲內臺風軌肅清白髮蒼
顏翼然在廷弗規弗隨正色率下從容廟堂贊輔
聖化惟公克忠廉謹自持惟公克孝祇奉母慈荐
沐國恩膺此褒典光於三世無間幽顯公宜壽考
寵眷是承云乎逝矣溘然遺榮公則無憾世乃嗟
惜邦失重臣人懷舊德蒼山嗟嗟公爲之墳百世

之下尚徵斯文

嘉靖三十二年周王崇易

嘉靖三十二年周王崇易

周王崇易

乾之德厚而康兮古稀來臻貴且富兮曷其失裔

其其彝常兮朝日慘悽秋風颯兮彤廷寂駕栢輻

兮道委蛇建素旌兮之元室廣后土兮安王躬繼

王德兮刻其石名垂不朽兮萬古昭斯

王陽明先生像贊

舊州署有仆碑發視之則先生像也其來歷不可考下書嘉靖庚申季冬知鄭州事安成後學項夢龍刻於仰高臺上書東郭像贊曰門人鄒守益題其贊中亦有不可辨者俟查

全集
改正

姚江濬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羣寐咸醒接温聽

厲萬仞典刑仁爲已任勿謂丹青

毛副使論贊

清

田蘭芳

雅州文學

論曰明成化中霍尙書韜王新建守仁孫巡撫燧

同舉浙江鄉試其後宸濠叛三人實如終之夫一

事之起天必預儲數人以當之或產同地或進同

時不偶然也今文炳諸人皆懷宗卽位所首拔士

其大節若與燧異世而同符然終無救於明社之

亡嗚呼天人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焦登州論贊

清州學正徐杜

論曰漢高之封功臣也以蕭相國為第一封鄼侯

寧以發縱指示哉蓋以轉輸無缺故耳秦武安君

破趙括於長平則遮絕趙糧道因以破趙蓋千里

餽糧士有饑色轉輸蓋若是之重也吳耿獻馘稱

元功者不及先生豈薦剡無人耶然不借景監以

求容又足見先生之高矣至以弱齡失怙且鼎革

之餘出入戎馬間不廢詩書致足嘉也跡其所建

立足炳耀史冊視日親嚴父之督責不能克自振

拔者不且為先生之罪人耶每讀家乘輒於邑不

勝云

道學堂銘

明魯世任州守

維室有極為室之天惟聖有極立人之全登斯堂

也抑何謂焉仰觀於上瞻拜於前是效是則可聖

可賢

汴河銘

唐皮日休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

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鉛貫地龍舟未故江都
已弒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鳴
呼聖王守此而已

水哉亭銘

清羅百敬 郡人

環亭皆水也惟水斯潔惟水斯澄惟水斯文惟水
斯平君子之交澹其味知者之樂根乎情熨腸賴
以滌塵氣賴以清道心藏魚躍世事看浮萍挹彼
注茲源源盈盈蓋將自其盡者而觀江河曾不溢
乎盃勺自其不盡者而觀尺澤又何減乎滄溟仲

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吾以名吾亭

書魏銀臺公傳後

清吳駿 州訓導

余觀明季遺事竊怪公卿大僚匍伏迎賊搖尾乞
憐之狀輒毛髮為豎生同其時願手刃之及讀劉
文烈金忠節諸公傳又潛然出涕矣天命既去大
厦非一木能支信然哉余來鄭謁鄉賢祠知公為
殉節死者因訪於時生弘化生次其致命及拒魏
璫二事凜凜猶有生氣嗚呼智巧者為夔龍而愚
拙者至脰斷屍分明社之墟孰執其咎余之所慨

者大矣而僅爲公痛哉

重建函谷觀玉皇閣小引

何源洙 署守

興廢之理盛衰之機古今不爽州西十五里堡之
函谷觀卽昔之三元宮也地當孔道往來行人莫
不停驂息足憑眺題咏於此余筮仕許昌因公屢
經住持賈仁桐歷述始末觀之興止屋宇三楹奉
三元香火迨全真蘭德照增建三清大殿暨殿後
玉皇閣一時崇隆壯麗整肅觀瞻何其盛歟康熙
辛未歲先大夫來守是邦勸耕課稼每憇息焉任

持間求翰墨卽磅礴揮毫盈几不倦至今幢旒繚
素手澤猶存當觀之氣運方隆得先大夫護持整
飭益不至中落迄今五十八年矣丁卯冬祝融爲
災玉皇閣成燼住持亟圖重建以勸輸疏引爲請
余涖任伊始案牘紛繁未遑也閱數月政事稍暇
思靈爽所式憑不可廢也往來所憇息士大夫所
登眺寄興亦不可廢祇以獨力難成衆擎易舉茲
既有紳士張如湛魏如英等樂善倡先住持鳩工
洵吉豈無踴躍捐施共勦盛事者將聚沙成邱積

簣成山其興也易矣異時崇隆壯麗金碧輝煌復
 觀昔年之盛不獨為住持幸為開創之蘭德照幸
 而先人遺澤長留勝地是亦余之私幸也夫爰捐
 俸勸施樂為之引下氣出於來復觀息士大夫
余亦計分故業賦詩以誌其事
大正皇國夙賦卦卦五圖重事以誌餘德
前益不至中教政令正平天下平矣
素平學道有習贈之席數式習習大夫
計開來傳墨項西漸對事益其不計年全

鄭州志卷之十二

賦

鄭州攬勝賦

有引

清

徐自杜

州學正

余來鄭踰三歲矣望云漢而興懷撫琴尊以娛志
 要希無負吾幽素而已每於賓朋過從之餘縱覽
 山川景物見其士敦節民習耕稼猶有先王遺
 風焉但地居四衝措煩煩賴獲閒署日與二三
 君子論文說詩興起雅寧非幸耶時寄歌咏輒
 欲潦倒茲賦之作聊梗槩至於穢跡班揚所不

計爾

客有寓於鄭者見其道滿沙礫地多鹵漬每當風

吹則塙翳紛墜至於沿硯棘毫而不可揮灑乃不

勝其長喙焉子為賦以廣其意曰子勿少鄭蓋兩

京之間一大都會也其在夏商莫議已周自武王

定鼎肇封為管

初封管叔鮮於此
外城為古管國

與祿父

武庚而

偕起實不忍湯祀之遽斬斥曰辟亂亦自事後短

之耳脫股緒克纂千百世以下孰不曰寧忘親而

奉君為忠誠之欵欵乎世後司徒桓公

鄭桓公為
鄭始封君

謀寄帑府兼鄆滅虢遂居鄭宇國雖蕞爾而晉楚

倚為輕重每欲肆其攻取自三駕莫爭

襄公十年
晉悼會諸

侯伐鄭成鄭虎牢十一年復伐鄭同盟於
亳城北是年復會於蕭魚自是鄭不復叛

而晉常

為盟主賴以乂安者四十餘年人皆歸功眾母

禮記

子產猶眾
人之母也

古之遺愛夫子聞之泣下如雨死其誰

嗣與人感之式歌且舞迨秦鹿競逐轉戰京索民

困瘡痍戶口凋落文景撫綏再獲生樂光武則起

跡自宛營都於洛鄭為近乎帝畿而規模增其式

廓唐室人文盛稱榮陽

鄭州亦稱
榮陽郡

廣武置於東魏

防禦設於後梁宋則名爲西輔資以夾峙金湯數

用重臣出守如曾公亮而寵錫之以詩章歸歸乎

巖巖猶存碑在舊可想見當日君臣之拜颺明因

元舊培植者幾三百年其時人不識有兵戈而家

每贏天金錢乃繁華之基盛遂存罹乎凶殘於今

生聚猶未盡復豈田弊者自昔而已然乎仰觀天

文則上屬角氏祥徵水旱形擬量米步天歌氏四星似斗側量

米當壽星之一隅爲豫省之戶陞疆域旁達聯絡

驛亭北抵河干西地汜榮南接鄭國新鄭爲鄭市

連汴京雖地不大於百里應較勝於分胙之曹滕

生齒視二萬則有奇而愛養漸以日增賦稅計四

萬則不足而輸納得其公平陰陽和協四序代更

芻蒲初發農夫力耕蟋蟀未鳴紅女先驚是皆本

務之是急奚侈靡之敢盈憶昔周宣中興狩于甫

草卽州東旌旗搖搖選徒囂囂四牡驕驕禽獸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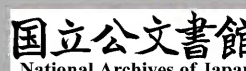
儼弓矢旣調遂盈大庖赫赫濯濯在我東郊東郊

有湖方可十里澄徹如鑑一泓淥水有畜有洩有

原有委翠鳥翔於波上錦鱗游於淵底迎岸弱柳

垂絲滿塘芙蓉放葢杭稻離離恍如南國蒔種漁
 舟泛泛疑似滄浪停艤君子亭邊可以乘興納涼
 東山脊上得以極目眺視宜乎僕射尚其疏鑿東魏
 賜僕射李冲司農作爲勝紀明陰化陽別業枕龍
 故名僕射陂有東山勝地記
 岡而蹊逕逶迤傍鳳臺而樓閣聳起誠云養閑之
 別墅爲攬暉之芳沚每意當年全盛得賢守牧若
 蘓若黃廣厥修築畫舫酒旗蕩漾於水沚朱戶瑯
 欄軒騫於林麓逸人騷客多景物之品題選勝踏
 春紛車騎之徵逐安知不媲美於餘杭而宣闢於

天竺也耶湖水北注賈魯合流上溯滎澤下逮中
 牟兩堤捍波既廣且修萬柳布蔭既直且稠參天
 浮碧一望清幽賈客時來可以遨遊離人持贈可
 以結愁洵足令人曠懷思曼而悔教封侯也山若
 梅泰脈聯崧高峰巒韶秀岡阜岩堯含烟凝碧每
 相望於永夕興雲致雨曾不及乎崇朝吸靈泉兮
 沉疴爲之悉却謁聖容兮香霧於焉長飄相傳爲碧霞元
 君修山在接紫荆北郭之嶰峒兮蠹三寶之清刹連野
 行處山在城之豐隆兮奠百雉之赤標登樓櫓兮風



后圃風后頂憑浮圖兮太行遙官治遠敵兮望月

樓在州閣在插乎天半鬢序恢壯兮文昌學內倚乎重

霄鬱蔥蔥之佳氣兮誕賢哲之楚翹幻矣列子冷

冷御風臺名空存誰識仙踪應運而出聖明遭逢

既盛文藻亦茂武功尚書侍郎服虔東漢人則經學能

窮也廣文學士鄭虔善書則繪事何工也司刑李日知唐人

則執法不撓中翰鄭袤晉人則選舉得公也納言婁師德薦

狄梁公之雅量久矣其包容也樞密王德用宋人之魁偉

岸然立班廷中也如諸韋韋思謙以孝聞韋嗣立稱孝友之孝女

鄭氏鄭珣瑜鄭覃鄭之科甲亦曠世莫與同也舉

狀頭者霍復中元狀元文章華國無豫軍者王彰為河南山西巡撫

消患王宮也此孰非一代之奇人而天子之股肱

也更有成仁取義仗節膺鋒如銀臺魏尚賢若即中

陰化毛文炳若蘭州趙翀則皎皎其志烈烈其

風也餘及巾幗矢志不辱烈女貞婦不可指數者

又孰非克衛乎綱常而知所適從也他至世家大

族俾昌俾熾咸本其先世積累之深崇也此所以

箕裘濟美光照於乃宗也其山川聳厚無論帝王

陵寢

周世宗南陵
王遂平王

卽緋衣宰相

裴晉公墓
在城南

鐵槍太

師

王彥章葬
於管城

亦於此啓若堂之封焉則土著者宜

其有餘榮也若夫草木之蕃叢物類之產殖其羅
列於兩都三都者固不足以示博采而矜淵通也
吾子亦奚所不足於心而居恒忡忡耶今也地瘠
民貧載耕載耘橫經稽古是訓是遵則守茲邦者
方撫字之勤勤矧予輩秉鐸者敢不提撕之諄諄
又何風化之不可丕變而盛治之不可聿臻也哉
客乃俯仰逡巡揖而致謝曰初來居此罔究罔詢

得君之說而知鄭之殷醇心思爲之頓爽耳目爲
之一新自茲以往亦惟常於是卜鄰而已矣

喜雨賦

清時弘化 郡人

己巳秋大旱鄉人皆祈於其社雩於其地之山川
莫之或應至八月丁酉夜始雨緣余望雨殷而思
雨切故於雨之情形備細察之而

賦曰維蚩鼠之爲虐兮二氣失和當西成而亢陽
兮雲漢典歌妬菽其之蓑蓑兮戕乃嘉禾嗟焦枯
之靡遺兮將如之何爰請命於上帝兮剪此旱魔

帝乃勅岳瀆與山川兮無封江河又爲咨海若與
龍神兮俾覃恩波維時吐烟靄於泰岱兮走同雲
之漸多奔鉄騎之陣陣兮起東風而蕩摩始雖若
封姨之簸揚兮終密布而婆娑障林巒其如失兮
翳碧空以飛過油然作矣俾雨滂沱方其雨之始
降也聲與葉亂霰霖其形或霏霏而暫却或浙浙
而乍停一似乎老成持重臨事焉而徐爲之叮嚀
其漸零也滴砌拂塵敲窗擊屢露已凝而徐墜漏
將沉而慢打訝鮫人之隕涕悲婆婦之泣寔一似

手持萬斛之珠愛惜焉而不輕洒其旣墜也不膏
不電不激不陡儼鯨魚之噴沫似樂巴之嘜酒聽
蕭蕭於簷際聞汨汨於巷口又如孫子行兵中夜
啣枚而疾走其大瀉也鼓之一派揚之一帶雨絲
絲其如織雲搖搖而如蓋捲屋上之飛瀑滴簷前
之爽籟自中宵而伊始達晨曙而未艾是卽天爲
我雨金雨珠何能若斯之利賴猗與休哉旣優旣
渥沛自天來悲桔槔之奚濟嘆洪鈞之多才榮瘁
頓易於朝暮清淑暢我之情懷歷康衢而遨遊兮

無復向日之塵埃撫琴書而增潤兮喜蕉影之徘徊山滌面以濯纓兮石披繡而生苔川溶溶以多媚兮環綠草而灤澗洗丹崖其如畫兮濯紅葉之可裁無論徠稻淇竹成欣欣有向榮之致兮卽此三徑就荒行見菊吐英而梅孕胎爰是適我山庄郊原散步穿如沐之芳林振如珠之草露鳩鳴鳴而招侶蟲唧唧而如訴慶餘禾之猶蘇兮喜來麩之可布話鄰翁與野叟兮鮮不有太平之娛謀涓潔以荅神惠兮俟農功之畢務愧余之眇見寡聞

無能爲蘇子之記兮敢濡筆展楮而學賦

旱風賦

清時弘化 郡人

辛未春季日躔大梁當土脉之駸動聿閉塞而亢陽江河封而屯其膏蚘蠃現而罹其殃時則有旱魃爲虐降割一方媚晴明之東君賄用事之士王清晝彌旬而豔麗暖日踰時而輝煌於斯時也蟻垤不封石燕不翔看鸛影之翳卵測螿戶之斯張鳩呼婦而不逐喜屋上之相將燕啣泥於遠渚乏近水之池塘洲止竭而蒲劍萎陂澤涸而柳絲僵

嗟隰田之卑濕猶若此又何論夫傾仄之高崗心
之憂矣視我山庄至則父老攢眉於巷口婦子相
顧而悲傷人有菜色家無斗糧顧鳩形而難畫觀
鵠面而神愴四壁蕭然八口徬徨是卽豐樂而亦
苦於公私之交迫矧此旱旣甚而歲且荒爰步隴
畝景物淒涼曾發生之幾何乃忽焉而被戕觀此
靡遺斷我肝腸桐始華而早凋麥未穗而先黃種
稔難布何望乎收藏二麥旣無何冀乎倉箱將鑿
渠以通灌溉乏溪水之洋洋將汲井以蘇焦枯若

桔槔之綆長人謀屈矣籲於彼蒼時乃返曦馭以
凝靄忽蒸鬱而非常甕礎皆潤維雨之祥喜同雲
之密布擬優渥之降康夫河雲車方駕颺御斯颺
始一發而迅掃繼屢揮而如常高樹橫拂天之筵
弱草拔繫地之芒遂致榆錢萬貫盡入封姨之袋
桃錦千疋悉填少女之筐時且敲我柴門掀我草
堂塵飛空以如霧砂繞砌而滿廊堆牖乃盈寸不
止集案亦半指而強徒見六鷁退飛安識一足商
羊捲園林之新富貴抹烟景之大文章是將唆天

公以仇坤母抑且翻地軸以翳星光長噓浩浩噫
氣茫茫豈鯤鵬之圖南乃扶搖而激昂欲將比君
子之德而奚如還以擬大王之雄而加狂於戲時
當隆盛動無不臧我君我相稱聖稱良固言貌視
聽之必謹亦雨暘寒燠之必詳是宜金甌奠而玉
燭長調兮何竟比於六事之成湯願天大反風而
降祥兮普甘雨以惠我一世之農桑

河出榮光賦

臬司觀風鄭庠題清

韓定仁

州訓導

我

皇御極方新本精一而紹統唐虞建中和以媿休天地
明合顯微而畢燭雷厲風行惠通遠邇而咸敷日
烜雨潤萬方作覩不遺海溼山陬庶類承

恩且逮昆虫草木固已嘉徵叠至休應頻來爰卽內
地而仰昇平見陽侯之氣無怒因於遐方而占清
泰想溟渤之波不揚黃流發榮光效靈下由河伯
碧漢承蒸蔚降鑒上達

帝心

小臣

備員廣武之旁地頻河而目覩秉鐸榮陽之

側志望

吳州志 卷之二
闕而神馳不揆鄙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其辭曰
維崑崙之苞孕畜極而洩東北之隅浸淫迸裂從
陬屈於東南成流派而不竭滙爲星宿之海廣漫
衍而出巖嶮從此奔激衝突每千里而一折駭巨
浸之習坎爲天地之翁張積石肆洪波之沆漭底
柱蹙包山之混洋喧虺澎湃竹箭不能並其迅駛
洑湫瀲灩海若不能制其淼茫西經雍豫東貫淮
揚雷响電掣風振雲翔蛟宮浪鼓鼉窟波狂緬維
伊祁之代山爲之懷而陵爲之襄化熊九載仍昏

墊之爲殃幹蠱八年始底績以呈祥亦越後世金
堤酸棗起秋風瓠子之歌陽武陳留有絡竹沉珪
之址總難求底績於川原又何望呈祥於水涘惟
一人與堯仁而遠同符並禹績以此其美安止體
一氣之元緝熙契五行之理猷爲參乎三極清晏
昭於萬里今見長河效順而濤浪不驚大壑呈休
而榮光斯起色陸離而璀璨氣交密而氤氳雲霞
未方其蒼鬱幢蓋難壯其繽紛驤騰碧落而成象
掩映繡阡以爲紋晝光晴霽帶曉靄而連夕曛夜

色晦冥暉斗極而曜星文蓋太和致祥何與豐城
 劍氣亦至誠內感豈關海市蜃氛惟馬放而牛歸
 既靖四海兵刑之氣斯龍翔而鳳舞自來兩間川
 嶽之靈目觸祥光知三門七津之無汎心儀佳應
 卜大伾大陸之永寧廻狂瀾之倒萬姓恬熙而安
 廬舍由地中以行九支平靜以趨滄溟水居六府
 之先下及金木自順類而惟叙河屬百川之大餘
 如江淮亦會同以朝宗斯

盛德自孚之美誠休徵罕觀之逢青史昭垂勳詞

之載聿蒼黎觀聽來父老之杖筇仰瞻驚異彩燦
 燦俯視喜靜波溶溶稽沉璧于周成方能獲茲瑞
 應溯攀茆于漢武未克繼此芳踪 小臣 於望氣占
 氛之際慰瞻雲就日之心有懷欲吐僅候蟲時鳥
 之吟嚶自愧無文效土鼓蕢桴之聲音行見瑞繞
 瑤樞並復旦之慶雲並現共瞻光聯珠斗與重華
 之麗日偕臨因功德之光照綦盛用咏歌之揚厲
 惟欽

歌

輿人歌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又歌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頌

子產不毀鄉校頌

唐韓愈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

鄉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典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